

# 一个地黃三个药

□董全云

奔腾的黄河，蜿蜒于山川、田野之间，滋养着广袤的土地，也孕育了沿岸特殊的地理气候和农作物。

绿油油的麦苗刚露出头，苍茫辽阔的沃土愈发厚重浑朴。黄河滩上，十几个身穿花布衫的妇人拖拉着塑料桶在黄褐色的土地里蠕动。她们的身后，是一个个摆放整齐的装满地黃的编织袋。不远处，一个红色的出药材机在田地里缓行，随着机头的轻轻抖动，一只只小棒槌似的地黃纷纷落在松软的黄土上。

妇人们熟练地弯下腰，将地黃一个个捡起，轻轻拂去上面的泥土，小心翼翼地放进塑料桶。她们的动作娴熟而又迅速，阳光洒在她们身上，勾勒出一幅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田园画卷。

《尔雅释草》里说：“芊，地黃也。”

是的，芊草还有一个俗名叫地黃。不要惊讶，古代的草是很风雅的，叫俗名，理都不理。就像你走在大街上，忽然人群里有人喊你小名“狗剩”，你不但不理，还会白他一眼。

从初夏开始，地黃的嫩苗便在黄河滩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扎根生长。它们一辈子都很低调，紧贴地皮，贪婪地吮吸着黄河水带来的养分，叶面深青，略带紫色脉络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毛茸茸的叶子中间冒出毛茸茸的短茎。

“生地黃，蜜罐罐”，五、六月，茎梢开出筒状的紫色花朵，吸引得蜜蜂彩蝶嗡嗡嘤嘤。从播种、移植、除草、松土、喷灌、捉虫、打药，人们几乎一直待在地黃田里，其中的温柔和期待，完全可以用“哺育”这个词来形容。

地黃的根茎开始饱满膨胀了，这时候雨季也到了，雨水虽然滋润了地黃，让它们的根茎愈发饱满，但同时也带来不少麻烦，比如过多的水分容易导致地黃根部腐烂，还有鲜嫩的根茎也会引来病虫害。他们弯着腰，像守护自己的孩子般仔细地检查每一株地黃的叶片和茎秆，一旦发现有虫害的迹象，便立刻采取措施。

地黃是药，其实药用是根茎。根茎状如小萝卜，深埋于黄土，颜色赤黄，或是它名字的由来。地里的大嫂告诉我刚挖出来的鲜地黃，水灵灵的，可以切丝加白糖凉拌，能去火消炎，好着呢。

徐根尚是个“80后”，今年种了20亩地黃。他跟在出药材机的后面，仔细观察被翻出来的地黃和泥块：“不行，这块地的地黃太湿了，我得晾两天再收回去。要不然挖出来的地黃沾着泥巴容易烂，晒起来也费劲。”

“刚挖出来的地黃裹着泥，土稍微干点像拍婴儿后背那样轻轻抖落，不能用水冲，表皮擦破点皮，药效就流失了。太湿了焙干费煤球增加成本。”这个皮肤黝黑的汉子告诉我，不管阴干、焙干还是晒干，都叫干地黃。太阳还不能太毒，要不然会把药性晒没了。他说现在村里就有一个地黃加工厂，干地黃切片，熟地黃九蒸九晒，因此熟地黃也叫九地。

“地黃什么时候开始出？”“地黃可不是随便哪天都能挖的。叶子开始发黄打蔫的时候赶紧动手，这时候地黃的根茎长得最实在，里面的有效成分也攒到顶点了。要是挖早了，根茎细得像筷子似的；挖晚了，药效直接打折。今年因为雨水，有点晚，搁往年这时候就出完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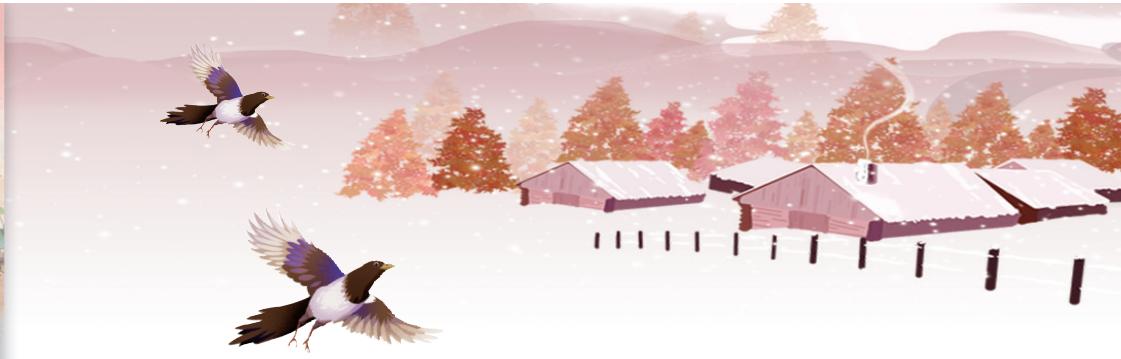
“采收时，用除草机先除去地上的茎和叶。挖的深度以不损伤根茎为好，有机地黃易断，所以挖掘时一定要小心。现在都是用出药材机出，但是需要人工帮忙捡拾。”

“你家种地黃多少年了？”

“多少年？好像祖祖辈辈都种，我们村种地黃已经有500年历史。从我记事起，就天天跟着大人与地黃打交道。”

天色已晚，寒风中，与徐根尚挥别。暮霭里，田间的出药材机还在来回忙碌，轰鸣的机器声仿佛是大地与人们共同谱写的丰收乐章。

“一个地黃三个药”——鲜地黃、熟地黃、生地黃。在这片黄河滩土地上，地黃产业的繁荣发展交织在一起，共同谱写着一曲传承与创新的歌。



## 匆匆一年又一年

□樊树林

日子如白驹过隙，懵懵懂懂间，新的一年即将到来。

站在新年的门槛，盘点一年来的点点滴滴，几多感慨，几多茫然。2025这一年收获颇多，但细想之下，又觉得除了岁数增加了一个数字外，仿佛“一无所获”。如是的心境，大抵很多人都有吧。

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。这一年，不管是忧伤还是欢喜，都已成为封存在记忆中的一段历史。生活虽然按部就班、平淡如水，但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。2025年，身边有几位朋友没能“蹚过时光的河流”，永远地留在了“河”的那一边，令人无比遗憾和惋惜。存在就是意义，活着就是价值。能够在对未来的憧憬中，迎接新年朝阳的洗礼，无疑是一件最值得欣喜的事情，你觉得呢？

辞暮尔尔，烟火年年。过去的一年里，我觉得自己还是挺努力的——日复一日坚持着自己的坚持，热爱着自己的热爱，依然用笨拙的笔描摹生活，抒发生命的感慨。尽管很多文字难以变成铅字，但创作的过程，已然赋予我丰盈的情感，足矣足矣。一年的日子匆匆而过，新年的阳光即将照进心房，希望接下来的一年，我能收获更多灵感与能量，让笔下的文字走向成熟圆润，让文学真正对我会心一笑……

街巷依旧熙熙攘攘，叫卖声与烟火气依然令人怦然心动……生命的年轮由四季轮换镌刻，人生的段落由岁月交替写就。即将过去的一年，在朝来夕往的重复中少了些激情与想象，可温暖和力量始终萦绕在身边：办公室里同事分享鲜美早餐的暖意，身体微恙时同学们赠予良方的惦念，朋友们雪夜围炉夜话、共饮浊酒的感动……这些琐碎微小、触动心弦的情愫，皆被时光妥帖收藏。

每年的风吹拂在脸上，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幕幕令人动容的身影与面庞。新的一年里，我期待朋友们都能做个幸福的人，从从容容过好每一天。这是我们关于幸福的约定，让我们步履铿锵，奋力奔赴吧。

“草木会发芽/孩子会长大/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/平凡的我们/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/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……”是啊，人到中年，才更能体会时光的飞逝，更能感知岁月的荣枯。但一站有一站的风景，一岁有一岁的感悟，只要用心聆听、用心触摸，生活往往赋予我们生命的灵动与喜悦。唯有如此，生命才会被施以魔法，化作人生历程中一枚枚闪亮的勋章。

匆匆一年，又是一年！清晨起床洗漱，揽镜自照，鬓发已然斑白，不过我早已看淡了……这又何妨？最关键的是，心态。新的一年，我将整装待发，就让我笑着、唱着、祈祷着、祝福着，宠辱不惊地走向每一个春华秋实的日子！

## 唇间小欢喜

□薛福霞

一大早，朋友神秘地塞给我一个玫瑰色小盒子。哇！竟然是口红套盒：水红、辣椒红、烂番茄、珊瑚豆沙、西柚色，每一管口红都做成花瓶的造型，淡雅的瓶身搭配金属的盖子，华贵而不失灵动，瞬间让我这个女汉子温婉了几分。

上回收到礼物，还是在去年小雪节气前。刚参加工作的大宝快递来一条羊绒围巾，说“每个妈妈都曾是个爱美的小女孩”。我尽管嗔怪儿子乱花钱，还是美美地戴了整整一个冬天。

说起来，我已经好久没给自己添置过这种“美丽武器”了，早就把自己排除在爱美行列之外。别说口红、香水了，有时候早上赶时间，脸一洗、牙一刷就往学校冲，水乳霜都省了。看到身边的同事花样迭出的“美丽装备”，我戏谑道：“你们负责美丽，我负责欣赏。”

然而眼前的口红，却让我的心咯噔了一下，一个念头瞬间闪过——是时候让自己重回美丽阵营了。

第一天，我悄悄涂上那支水红色的口红。刚坐下，二年级的梁老师就凑过来，冲我微笑：“哟，今天不一样啊，抹口红了？怪好看的！”我被她看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又忍不住得意：“以后麻烦你监督我，提醒我涂口红！”

都说时间不败美人，而我早已败给了时间。转眼，我已站上50岁的站台。我打骨子里就不是个爱捯饬的人，年轻的时候也跟风去过美容院，结果一躺到那美容床上，就浑身不自在。美容师的手在脸上涂涂抹抹，各种仪器在皮肤上游走，发出嗡嗡的声响，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赶紧逃！

身边的姐妹总说“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”，每次听到这话，我都默认“懒女人”这个头衔。没办法，比起在脸上折腾一两个小时，我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读书和做家务上。捧着一本好书，往沙发上一窝，就会忘记生活的鸡毛蒜皮、忘记工作的琐碎烦恼，和书中的人物同悲共喜，看他个天昏地暗、酣畅淋漓。

现在好了，有了这五支口红，就有了改变的契机。我是这样安排的：周一靠辣椒红开场，青春活力，热辣奔放；周二换个温柔的西柚色，让我的课堂水润丝滑；周三属于烂番茄色，我曾反复对照过烂番茄口红和它的名字，不知哪位大神起的这个名号，别说，涂上这款口红，能唤醒人的活力，我的好状态一直持续到下午放学哩；周四邀请水红色登场，温柔又减龄，我全天候值班，绝对能站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，课间游戏的同学一定会邀请我加入他们；周五来个珊瑚豆沙色，早早地就能嗅到美食飘香的居家味道。

白居易有诗云：“樱桃樊素口，杨柳小蛮腰。”对我来说，小蛮腰可能不好实现，但口红带给我的小欢喜是实打实的。

50岁，正是爱自己的好时候！一支口红，就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得闪闪发光。取悦自己，生活便会过得如诗如画。

**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：**  
**jzwbxq@163.com**

(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)